媒介技术的美学维度

陈　海
(西安文理学院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摘　要]　无论对于传播学还是美学,进行跨学科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由于忽视技术在当代美学与传播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当代传播美学无法真正融合美学与传播学,导致了学理层面上美学与传播的分裂困境。北美媒介生态学既立足于技术问题谈传播,又具有内在的美学品质,可以提供当代传播美学研究的新视野。

[关键词]　传播美学;　跨学科;　技术;　媒介生态学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755(2014)06 - 0096 - 05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传播学在中国兴起,国内传播学研究越来越深入和丰富。传播学与其它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也成果颇丰,出现了一些新兴交叉学科,其中就包括传播美学。通过对当代具有代表性的传播美学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发现学术界忽视了技术问题在当代美学与传播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导致传播美学出现了"传播"与"审美"的分裂。本文试从媒介技术的美学维度阐释技术在传播学和美学研究中的地位和媒介生态学对传播美学研究的价值。

一　传播美学的研究现状

自 2000 年以来,传播美学,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专著。代表性的有姚鹤鸣的《传播美学导论》(2001 年)、森茂芳的《美学传播学》(2001 年)、曾耀农的《现代传播美学》(2008 年)、张鸣的《当代传播美学》(2001 年)和李益的《现代传媒美学》(2010 年)等。另外,还有一些媒介传播专著虽然没有以"传播美学"为名,但也深入探讨了传播中的审美问题,比如孙德宏的《新闻的审美传播》(2011 年)和蔡勇的《美的诉说:基于媒介演变的图像传记》(2013 年)等。这些著作对美学和传播学交叉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传播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可以看到,国内传播美学研究在最近十余年兴起,正迅速成为传播学领域的热点问题。下面,我们对已有的研究进行简单分析。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当前的传播美学采用了两种研究模式。第一种是以美学概念和学科框架为基础,对传播现象进行美学分析。比如姚鹤鸣的《传播美学导论》研究的是"传播活动中的审美活动,也即具有审美性的传播活动"[1]13。具体研究"审美性传播活动的本质,传播媒介的审美形态,传播主体的审美创造,传播受众的审美接受,传播活动中审美关系的历史性"[1]14。此书是以美学研究的基本结构来建构其传播美学,分类科学,内容全面。曾耀农的《现代传播美学》也是依托美学框架,运用最新的理论成果,对传播过程美学规律、传播媒体美的设计、传播谋略美的运筹、艺术传播与农村文化、人际传播的审美特征、网络传播的审美特征等内容进行了探讨[2]。张鸣的《当代传播美学》也是以美学内容为框架,他认为:"所谓当代传播美学,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为指导,对当代传媒活动的审美特征、审美生成、审美运作、审美功能等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从中揭示当代建构审美生活、塑造审美人格的必要条件、内在机制与根本规律"[3]。李益的《现代传媒美学》是关于现代传媒美学的专著。从现代传媒与美学的联系和渗透出发,研究了现代传媒审美独特的发展趋向和时代特征,论述了传媒审美心理、传媒审美的形式要素、传媒审美的构成法则,介绍了图文传媒的形态及特征、影像传媒的形态与特征、网络与通信传媒审美的形体与特征[4]。

第二种研究模式则是以传播学概念或学科框架

[收稿日期]　2014 - 10 - 27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厅项目"媒介环境学视域下的网络文学研究—文学与传播学的视域融合"资助(项目编号:14JK2123);陕西省《美学》精品课、西安文理学院文艺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陈海(1978 -),男,陕西西安人,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

为基础,对美的现象进行传播学阐释。如森茂芳的《美学传播学》。此书不是从美学框架出发进行理论建构,而是将“美学传播学”看成是传播学中的一个新课题,将信息结构与传播修辞作为研究的重点。他提出了信息体裁化、信息传媒化等论点[5],立足于传播学概念来揭橥其审美价值。孙德宏的《新闻的审美传播》在“美是人的终极理想”的基础上,深入地论证了新闻传播与审美之间的关系,指出人文关怀是新闻审美传播的根本价值。他立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全过程,从事实、传播主题、文本接受主体诸方面对新闻审美传播进行了全面的讨论[6]。蔡勇的《美的诉说:基于媒介演变的图像传记》一文则比较特殊,他抓住“介质”的演变历史,分别考察艺术史中美的流变[7]。

上述两种研究模式分别从美学和传播学角度构建“传播美学”。或立足于传播学中的“传播活动”、“传播主体”、“传播受众”、“传播媒介”等范畴,或立足于美学中的“审美创造”、“审美形式”、“审美形态”、“审美接受”等范畴。这些范畴当然十分必要,然而传播美学的理论构建不能仅限于从这些范畴出发。其危险性在于,某些“传播美学”表面上似乎既有传播又有审美,实质上是传播与审美相分离。实际上,传播美学构建的核心应指向传播与审美的内在融合,而不是将传播与审美互为注脚。而要将传播与审美互相支撑融合,需要厘清此两大领域的理论交集,它将可以作为传播美学存在的坚实基础。我们认为,当代数字技术正是当代传播和审美活动的公共理论场。

二　传播、审美与当代数字技术

20 世纪以来的哲学反思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发展趋势,即逐步加大对“技术”的关怀。尤其是 20 世纪中叶以来出现的数字技术,更因其巨大的社会改造能力,深刻地参与到了当代传播和审美活动之中,成为其共同的核心问题。一方面,数字技术具有内在的交往性;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是当代审美的内在构成因素。

(一)传播学与当代数字技术的交往性

周岩在《中国大陆传播学交叉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认为,“传播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以研究人类信息交流的行为与传播活动的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一门建立在多学科基础之上的新兴知识领域,它诞生在新闻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诸多学科和社会传播相交叉的边缘地带,与这些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随着传播学理论的不断整合,其研究视角、概念、理论、方法的不断创新,促进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发展,为不同学科提供了新的理论与研究视角的选择”[8]。其中强调了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性质。其实早在 1990 年,邵培仁主编的国内第一套传播学丛书《当代传播学丛书》,就包括了《经济传播学》、《政治传播学》、《教育传播学》、《艺术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等,具有明显的交叉研究特色。30 余年来,传播学交叉研究主要跨越了新闻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舆论学、公共关系学、医学、经济学、心理学、广告学、艺术学、教育学、宣传学、信息学、管理学、知识学、伦理学、法学、语言学、营销学、网络研究、美学、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等学科领域,出现的具体的研究方向更是不可枚举。一些新的交叉边缘性研究依然不断涌现,这种交叉融合的趋势必然会将传播学引向整合的全息文化研究。这种交叉研究甚至能够成为传播学的生命力所在,比如邵培仁在《传播学导论》就认为“传播学交叉研究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入,不仅丰富和发展传播学自身,同时也使传播学深深地渗透到广阔的其它学科内。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都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学科。在这门学科里,传播学的研究会被各门学科的学者格外重视,会一跃成为所有这些科学里面的基础”[9]。这一点正在被当前的研究所证实。

虽然如此,但这些学者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当代传播学的跨学科发展乃至成为所谓“显学”,其根源不在人类历史一直存在的传播活动本身,而在于当代数字技术的交往性。所谓当代数字技术的交往性,是指当代数字技术(以互联网产品为例)从本质上来看是交往性的。它不仅是当代人进行生产和消费的工具性手段,仅仅指向人类生产的一个具体领域,而是涉及到改变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交往模式。通过改变交往模式,当代数字技术可以造就新的生产力,进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近年来以淘宝、京东和亚马逊为代表的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活动就是明证。而另一方面,我们考察传播学学科发展史发现,正是因为电报、电话、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当代交往技术的发展,才有了 20 世纪传播学的兴起和繁荣。故而传播学研究应当关注当代数字技术,从数字技术的交往性出发,将传播学与美学相勾连。

(二)美学与当代数字技术

当前科学研究具有非常明显的跨学科趋势。科学研究一方面不断进行学科细分,另一方面学科不断融合,产生大量交叉学科。不仅是在人文科学、社

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内部,而且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研究已经成为学科推进的必由之路[10]。跨学科不仅能带来研究视野的扩展,更能带来研究的新方法。就美学研究来说,自 19 世纪末费希纳倡导"自下而上"的美学以来,美学研究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重视概念建构转向重视审美经验。从方法上看,美学研究从传统的哲学思辨传统中解放,转向经验和实证研究。从内容上看,从美的本质的哲学探讨和美学体系的构建转向了对各门艺术、自然与环境和日常生活等问题的研究。刘悦迪认为,"当代国际美学前沿问题,主要集聚在'艺术哲学'、'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和'生活美学'这三个主要方向上"[11]。从手段上看,20 世纪美学研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跨学科研究的趋势。美学研究大量吸收哲学以外的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如各门艺术理论、文化学、心理学、生态学、环境学等,甚至包括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如"场"、"系统"等理论。美学研究者将上述外来的内容作为参照系或新方法对传统美学的问题加以关照,产生了 20 世纪蓬勃发展的文艺美学、各艺术门类美学、审美文化学、心理学美学、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等美学流派。

正是基于跨学科研究方法,美学领域出现了众多新热点,比如身体美学、日常生活审美化、生态美学等。不可否认,这些问题都有其重要性。但随着当代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在美学研究中的价值逐渐凸显。当代数字技术已经带来了审美活动各领域的显著变化,以下分别从自然、社会和艺术领域来加以考察。

自然一般有"自然界"和"自然状态"两个含义。首先,从自然的"自然界"之意来看,当代数字技术可以而且正在"再造"自然。它不仅正在再造真正的自然,比如复活已经灭绝的生命等。而且正在再造人的虚拟自然。比如使用 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技术进行的虚拟自然作品。其次,从自然的"自然状态"之意来看,当代数字技术正在颠覆达尔文的进化论,正按照人类的需要飞速改变人类传承了百万年的身体。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数字技术改变了人的自然生命进程,参与到人从生到死的全过程。从试管婴儿到器官移植,自然生成的生命遭遇到技术的全面接管。基因技术可以预测新生儿的基因缺陷加以人为干预,克隆技术可以克隆人体器官进行移植等。甚至技术产物可以与人类身体结合,变为赛博格形成与自然人不同的新的人类[12]。而作为身心一体的生命,人类对自己身体的技术处置,必然影响人的心理,进而引发一系列文化问题。当代数字技术对自然的如此改变,必须进行严肃思考。

从艺术领域来看,作为"艺术"来源的"技艺"本身就包含着技术的内容。随着技术的发展,传统艺术(文学、建筑、音乐、舞蹈、绘画等)的生产者不断吸收新技术要素,发生自身生产形态和传播形态的渐变。以文学为例,正是基于印刷术和数字技术,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才发生了从口头方式到纸质方式再到数字方式的变化。与传统艺术不同,作为新兴艺术的电影更显著地体现了技术对艺术的巨大力量:它完全是基于新技术而出现的。我们甚至可以毫不怀疑地说,技术将继续催生其它新的艺术形式,只要人类还有情感需要技术性表达。

社会领域(包括日常生活)在当代数字技术的冲击下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新的交通技术消灭了物理空间,新的交流技术则消灭了虚拟的时空,新的制造技术带给我们新的产品。这些结合在一起,使个体的日常生活逐步数字化。从社会层面看,当代数字技术对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及军事活动影响巨大。如微博影响总统选举,恐怖分子利用网络进行宣传和组织、新技术经济实体(包括互联网企业)的崛起、军事冲突数字化等。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兴起,导致审美的社会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进而发现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老问题需要进行新的思考。比如,在思考人的美的问题时,如何面对今天的整容技术?在思考劳动美的问题时,如何看待电子技术带来的新异化问题?在思考劳动产品的美的问题时,如何欣赏和设计电子产品的审美风格?

我们从审美活动的三个方面对当代数字技术的巨大影响做了考察,当代美学的讨论势必需要关注日益强大的数字技术。因为数字技术带来的人的全面变化,正是美学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

综上所述,传播学和美学研究都应该重视当代数字技术。一方面,它具有交往性,不仅提供了传播的手段,而且规定了传播的内容。另一方面,它带来了审美各领域的显著变化。故而我们在进行传播美学的构建时,可以把当代数字技术作为桥梁,将传播和审美相融合。这样,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北美媒介生态学理论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因为它既充分讨论了传播与技术,同时又涉及审美问题,可以成为当代传播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三 媒介生态学的技术与审美维度

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①]按照何道宽先生

的介绍,已经走完了三代人的生命历程。该学派萌芽于20 世纪 30 年代,成长于 20 世纪 50 年代。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埃里克·哈弗洛克、哈罗德·伊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其中的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已经在国内广为人知。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第二代学者日趋活跃,代表人物有尼尔·波斯曼、沃尔特·翁,主帅是波斯曼。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第三代代表人物成名,他们是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兹、兰斯·斯特雷特、林文刚、埃里克·麦克卢汉、德里克·德克霍夫,他们多半在 90 年代以后登场,目前活跃在世界各地。但按照媒介生态学学会副主席林文刚所言,"媒介生态学"这个概念在创立三十余年后仍然默默无闻,"这个研究领域仍然处在传播学研究的边缘地带"[13]3。传播学研究的传统一般被认为是两派之争,即管理(或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前者关注媒介的内容和效果,后者关注媒介的控制和所有权[13]3。何道宽教授认为媒介环境学试图"三分天下","成为继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之后的第三大学派"[13]2。

(一)媒介生态学的技术内核

媒介生态学虽然表面上围绕"媒介"展开,但"媒介"只是其思考的出发点,他们真正关注的领域是"技术"以及"技术"背后的人类文化②。因为按照媒介生态学的"官方"定义,媒介生态学指的是"对媒介环境(Media Environments)的研究,其观点是技术和技艺、信息模式和传播编码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着主导角色"。我们发现其论述中的一个关键词汇:"技术和技艺"。这并不是偶然,而是斯特雷特对媒介生态学内涵的深刻把握。事实上,媒介生态学的各代表人物的媒介研究的对象,从报纸、电话、电视到语言、文字、道路、服饰、城市、时钟等都基于"技术"。媒介生态学第二代代表人物,也是媒介生态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波兹曼就非常明确地谈到"媒介"与"技术"的一致性,"在皮氏培养皿那里……所谓媒介的定义就是培养皿中的一种物质(substance),能够使培养的微生物生长的一种物质。如果你用技术(technology)这个词来取代这种物质,这个定义就能够成为媒介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媒介是文化能够在其中生长的技术"[13]44。

北京大学的胡翌霖博士对媒介生态学各代表人物的技术主题进行了研究,展示了"技术"在媒介生态学中的核心地位,现简要列举如下②,见表 1。

表 1

人 物	代表作	主 题	技术维度
刘易斯·芒福德	《技术与文明》	文 明	技术的文明史
雅克·埃吕尔	《宣 传》	宣 传	技术的宿命史
哈罗德·伊尼斯	《帝国与传播》	政治经济	技术的经济史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	感 知	技术的自然史
沃尔特·翁	《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	历 史	技术的革命史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	人文关怀	技术的人文史
约书亚·梅洛维茨	《消失的地域》	社 会	技术的社会史
保罗·莱文森	《软利器》	进 化	技术的进化史

如表 1 所示,虽然媒介生态学代表人物关注的主题各不相同,既有社会领域的文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领域,又有自然领域的进化问题,还有艺术领域涉及的宣传、感知、人文关怀等问题。但实质上都涉及了对"技术"的各方面思考。

(二)媒介生态学的美学内涵

媒介生态学代表人物的技术理论包含了自然、社会和艺术三个方面的讨论。同样,当代美学也可以从自然、社会及艺术领域进行探析。上文已经清晰的展示了媒介生态学的技术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把技术与审美相对应,对上表加以扩充,如表 2:

我们将每一位研究者的主题加以改造和扩展,发现了他们理论的审美价值。提出了如下与审美的相关问题域:与文明相关的"审美文化"、与宣传相关的"审美塑造"、与政治经济问题相关的"审美政治经济"、与感知相关的" 审美感知"、与历史相关的"审美革命"、与人文关怀相关的"审美人文主义"、与社会相关的"审美的社会史"、与进化相关的"审美的进化"等。这样,媒介生态学对技术的讨论就与审美研究相结合,可以成为传播美学构建的新视野。

总之,传播学与美学确实有相互引入的必要性,跨学科研究正在成为各自发展的必须。通过以上讨

论,我们认为传播美学的构建应该从当代数字技术入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理论为方法论基础,借鉴媒介生态学视野来完成。

表 2

人 物	代表作	主 题	技术维度	审美价值
刘易斯·芒福德	《技术与文明》	文 明	技术与社会	审美文化
雅克·埃吕尔	《宣 传》	宣 传	技术与艺术	审美塑造
哈罗德·伊尼斯	《帝国与传播》	政治经济	技术与社会	审美政治经济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	感 知	技术与艺术	审美感知
沃尔特·翁	《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	历 史	技术与社会	审美革命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	人文关怀	技术与艺术	审美人文主义
约书亚·梅洛维茨	《消失的地域》	社 会	技术与社会	审美的社会史
保罗·莱文森	《软利器》	进 化	技术与自然	审美的进化

注释:

① "Media Ecology"目前有"媒介环境学"和"媒介生态学"两个译法。何道宽教授主张译为"媒介环境学",金惠敏研究员主张译为"媒介生态学"。何道宽教授的理由是,波兹曼本人对 Media Ecology 的定义就是"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环境"始终是 Media Ecology 的关键词。金惠敏研究员的理由是,虽然国内邵培仁已经采用"媒介生态学"一词进行媒介生态问题的研究,但"Media Ecology"并不被表述为"Media Environment",基于翻译的严格性,应译为"媒介生态学"。本文采用金惠敏的译法。

② 本部分内容参考了胡翌霖博士的《从技术哲学出发解读媒介环境学》一文,网址: http://yilinhut.com/2012/02/16/3872.html。

[参考文献]

[1] 姚鹤鸣. 传播美学导论[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2] 曾耀农. 现代传播美学[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3] 张 鸣. 当代传播美学建构略议[M]. 光明日报,2005-08-23.

[4] 李 益. 现代传媒美学[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5] 森茂芳. 美学传播学[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

[6] 孙德宏. 新闻的审美传播[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7] 蔡 勇. 美的诉说:基于媒介演变的图像传记[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8] 周 岩. 中国大陆传播学交叉学科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 东南传播,2009(7):32-34.

[9] 邵培仁. 传播学导论[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66.

[10] 金吾伦,王 维.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统合的问题[J]. 理论视野,2001(5):18-23.

[11] 刘悦迪,李修建. 中国当代美学研究(1949—2009)[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514.

[12] Donna J Haraway .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M]. Routledge New York,1991.

[13] 林文刚. 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 何道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of Media Technology

CHEN Hai

(*Xi'an University*,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s very significant for both communication and aesthetics. Because of neglecting the core position of technology in the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odern communication aesthetics can't really merge aesthetic with communication. Media ecology of North America is not only based on the technical problems, but also has the intrinsic aesthetic quality. It can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modern communication aesthetics.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aesthetics; interdisciplinary; technology; media ecology